

却说诸多女子在声势炼赫的源氏太政大臣羽蔽下，生活称心如意，无忧无虑；源氏太政大臣亦甚是清闲、安乐。推西厅玉望小姐，因遭意外烦恼，心绪纷乱，与这义父甚为尴尬。但外人对此父女关系确信不疑，此等丑事便不可声张，况且他又不可与那可恶的大夫监相提并论。因此玉囊只能忧闷于心。源氏虽有所恋，又恐诽言流传，故人前只字不提，心中甚感悲伤。他常去探望玉望，伺机表白。玉望已值晓事之年，心中虽然懊恼，却并不断然拒绝。只佯装不知，巧妙应付，令源氏甚是难堪。

兵部卿亲王盛闻玉空端庄娴雅，娇艳可爱，遂真心诚意向其求婚。不料却了无回音，心中甚是焦躁。时至五月，风习不宜嫁娶。亲王已不堪忍耐，乃写信与她道：“万望得见小姐芳容，以诉心中相思之苦。”源氏看罢，便对玉警说道：“这又何妨！乃一大美事。此等人求爱于你，须常回信于他，万不可漠然置之。”便欲教她如何作答。然玉慧心中嫌恶，借口心绪不佳，不肯回复。玉髻身边请侍女，本无甚高资及才华出众之人。惟一人略具才能，是其母亲伯父宰相之女。因家道中落，在此作情女，人称宰相君。此女子人品不错，书法甚好。玉望向来令其代笔回复。此时源氏使唤来宰相君，口授内容，令其代写。这般安排，或许意在窥探兵部卿亲王与玉髻谈情之状。玉壶对此甚为不悦。为免却源氏纠缠，亦多少用些心思看看亲王那缠绵悱恻的情书，而并非心有所爱。

源氏欲窥人私情取乐，闲暇无聊，便自作主张约卿亲王前来。卿亲王接到回信，甚为欣喜，即刻悄然赴约。源氏先将香炉暗藏室中，令空中香味弥漫。边门房中设客坐蒲团，前面隔一帷屏，主客相距甚近。卿亲王至后，宰相君出来代小姐应对，却只差涩地呆着，答不出话来。源氏从帷屏后伸出手来，拧她一把，道：“为何这般畏缩！”其愈发狼狈。

兵部卿亲王沉静地坐着，甚为俊逸闲适。时值薄暮降临，天色依稀。忽由内室飘来幽香，混着源氏衣香，越发芬芳。兵部卿亲王猜想玉髻容貌非想像所能及，愈加爱慕。遂直言将其倾慕之情诉与宰相君。字如其人，合情人理，并非冒失贪色之辈，神情与常人颇有不同。源氏一旁饶有趣味地偷听。玉望笼闭于东厢房，横卧在床。宰相君膝行而入，转达亲王之意。原氏令其转告小姐：“如此待客，甚为沉闷，万事应见机而行才是。你已知事，怎能回避亲王等人而令侍女传话。即使你不欲亲口答话，亦不必如此疏远。”此番劝诫，令玉望甚为不快。但又恐源氏趁机闯入房来，索性溜出房间，来到正厅与厢房之间的帷屏旁，俯身不动。

玉置静听卿亲王娓娓倾诉，默然不发一言。此刻源氏悄然溜近玉置身旁，忽地撩起帷屏下端。刹时，周围亮光点点。玉望一惊，以为点着了蜡烛，却原来是源氏恶作剧。他于黄昏网罗萤火虫，为免漏光，而藏于身边。此刻见时机成熟，便装作整理帷屏，突然放出萤火虫，昏黑之中萤光忽闪。玉望惊吓之际，忙举扇掩面，其侧影美丽异常。源氏玩这把戏，别有用心：兵部卿亲王热切求婚，只因玉囊乃源氏之女，并不知其美貌几何。昏黑屋内突放光明，便可使其一窥玉髻芳容，好教她气恼。倘玉髻确系源氏亲生女，他定不如此，这用心实甚无聊之极。源氏放出萤火虫之后，遂由另一扇门溜出，回府哪去了。

兵部卿亲王由王登举止推测：隔她甚近，远非料想所远。心中不免激动。他借着激光。从绿罗帷屏障缝间向内窥视，但见相隔不过一个房间之遥。虽只隐约窥见玉髻切娜之姿，却也令他心驰神荡，铭记于心了。亲王遂赠诗道：

“恰似流萤绝声，包，如焚情火火更炽，

纵使君心欲纸灭，荧荧幽明未肯逝。望能体察我倾慕之心。”玉望忖道：“此种情况，倘考虑再三迟迟不答，有失体统。应速答为佳。即答道：

“流萤不吟咏，惟身蒙火烧，怜此痴言人，苦情更难熬。”她草草和罢诗，令宰相君传言，便自回内室了。卿亲王见如此冷淡，怅惘不已。然觉若过久逗留，似乎真乃好色之

人，便告辞离去。其时深夜漏鼓，檐前苦雨淋漓，亲王襟袖濡湿。这情形恍若子规啼血，甚是凄凉。

次日，侍女们皆赞源氏照顾周到，似父亲一般，哪知他如此乃是别有用心呢？众侍女尤为称赞兵部卿亲王仪容优美，言其酷肖源氏太政大臣。玉置见源氏为她操劳婚事，未免感激，暗忖：“此乃自己命苦，倘若寻得生父，以常人身份接受源氏爱情，亦未尝不可。如今这境况，实无可奈何矣。”然源氏为使其免受委屈，实不肯胡作非为，只是有此习癖而已。即便于那秋好皇后，亦不见得是纯粹父爱。一有机会，便起不良之心。但因是后身份尊贵、高不可攀，只得隐于心中，独自烦恼。而玉鬘性情柔婉，容貌俊丽，令他常难以抑制恋慕之情，而生非份之想。幸得即刻省悟，方才保住了纯洁关系。

源氏时而劝玉鬘亲近卿亲王，时而又劝其疏远。时逢端午，源氏前往六条院东北的马场殿，乘便探视玉鬘，对她说道：“你觉亲王如何？听说他深夜才归。他脾气恶劣，须若即若离，勿过分亲近。但凡世间男子，多妄情而动，独惹对方伤心哩。”那神态活泼洒脱。他身着华丽锦袍，一件薄质常礼服随意罩上，异常高贵清丽。衣服上的花纹，与平日并无二致，然今日尤为新颖，连在香亦格外芬芳。玉望想道：“躺无那烦恼之事。此人实乃俊美可爱啊！恰值此时，兵部卿亲王派人送来一做白色的薄信纸上笔迹清晰优美。看似有意，却木耐咀嚼。

“甚蒲逢端阳，遗没深水滨。

孤寂无人采，根末放泣音。”此信系于一极长的甚蒲报上，令人难忘。源氏对玉鬘道：“今天这信领你答复。”说罢离去。众侍女亦劝其回复。玉望似亦有意，遂答诗道：“吉蒲须根溪下泣，深浅未得群分明。一朝脱泥根端出，始见原本不甚深。”此诗用淡墨写就。兵部卿亲王看罢，想道：“倘若更具风情，那才妙呢。”略觉遗憾。玉鬘此日收到诸多式样别致美丽的香荷包。心中甚为欢悦。往日沉沦的苦痛，皆已烟消云散。然不禁又想：“惟愿太政大臣勿萌异念，我便可安然度日。”

是日，近卫府官员欲赴马场练习骑射。源氏便去探访东院的花散里。对她说道：“近卫府官员在马场练习骑射，夕雾中将欲带几个男子乘便来此，白昼里便来，须早作准备。奇怪的是，此地之事从未张扬，这些亲王却能知晓，而纷纷前来探访，自然闹大了，须留意才是。”从廊上可望见马场殿。源氏便对待女们道：“大家打开门户，观赏骑射竞赛吧。今日左近卫府的漂亮官员将来此竞赛，相貌不逊于寻常殿上人呢。”侍女们便兴致盎然的等候着。玉望那边亦有女童过来观赏。廊房门口挂起油绿帘子，添设了诸多上谈下浓的彩色帷屏。女童和女仆们往来出入，络绎不绝。那边四个女童，身穿蓝面深红里于衫，外罩紫红薄绸汗衫，煞是伶俐可爱，想必是王慧身边的！女仆们着端午节盛装，身穿上谈下浓的紫色夏衣或暗红面蓝里的中国服。着深红色夹衫，上罩红面蓝里汗衣衫的则是花散里这边的侍女，甚是端庄稳重。各人竞相争艳，无不美丽动人。惹得年青殿上人注目不已。

此番骑射竞赛，方式不同于朝廷行事。近卫府中将、少将等人都来参加。花样繁多新颖。源氏太政大臣宋时抵达马场殿，众人早已到齐。大家愉快地玩了一天。众侍女于骑射之事不甚知晓，但对近传那光鲜服饰及竞争胜负之态颇感兴趣。马场宽广，直通紫姬南院。那边的侍女亦都争先观赏。乐队奏《打球乐》及《纳苏利》为竞赛助兴。决胜负时，钟鼓齐鸣以助威。竞赛至天黑尽，方告完毕。近侍们各按等级受奖。直至深夜，方始散去。

是夜，源氏留宿于花散里处，与她闲话。他说道：“兵部卿亲王虽貌不惊人，但品性高雅、风流惆说，胜于别的亲王。众人甚是赞美。你可见过？有何不足之处？”花散里答道：“他是你弟，却似乎较你年长。自昔日于宫中窥见一面后，许久未见。听说近来常来此，甚是亲密。其相貌亦俊美于往常。其弟帅亲王倒亦美丽，品格却不及他，颇具国王模样。”源氏听得此话，甚觉花散里好眼力。但只是微笑，不再审评其他人美丑。因他认为揭人之短为无知妄谈，有失身份。故对于那摸黑大将，虽人品高雅，世人称赞，犹觉不够资格做女婿，因而从不言及。如今，源氏与这花散里，已不甚亲密，更无床第之欢。因花

散里稟性谦弱，万事委曲求全，实不般配源氏。多年来她笼闭居室，春秋游实之事，仅从别人口中传闻，而不参与。源氏虽时常痛苦不堪，但亦从不勉强。此次难得这般盛会于她院中举行，花散里甚感无上荣耀。吟道：

“甚蒲味亦苦，稚驹莫要尝。喜逢端阳日，出谷沐阳光。”诗虽不甚优越，音调却还委婉，源氏心中很是怜爱。便和唱道：

“君如绿苔蒲，我是水族羌苍老共溪滨，永久伴翠萍。”此两首诗皆发自肺腑。源氏吟罢笑道：“你我虽不常见，亦无床第之欢，然如此闲谈，甚为舒畅。”是夜，花散里将寝台让与源氏，自己卧睡帷屏外。

连日来梅雨罪案。六条院内请女子颇感无聊，便每日赏玩诗画。明石姬擅长绘画，遂画了此许送与紫姬那边小女公子玩赏。生长乡间的玉望，未免孤陋寡闻。这些画自是令她惊叹不已，遂整日里忙着阅读描摹。玉置读了许多书，甚觉书中女子命运奇特，然竟无一人与自己一般命苦。她想像书中那住吉姬生前定美貌绝伦，而那妄图霸占住吉姬的主计头便是可恶的大夫监筑紫，而自己就是住吉姬。源氏闲适下来，便四处闲逛。见此类书散布各处，有些惊讶。某日对玉望道：“此等故事，多为杜撰，明知不真，亦这般执迷，你们女子真是乐于受骗。梅雨零零，却头发蓬乱，只顾埋头作画。”说罢，大笑木止。转念一想，便又说道：“寂寞无聊之时，看此类书亦未尝不可，且故事中凄婉曲折处，颇富情味，动人心弦。以此消遣，倒也怪你不得。另有一类故事，甚是夸张离奇，荒诞不经，教人心惊胆颤。但静下来一想，便觉绝无此理。近日我那边侍女亦常为那小姑娘讲此等故事。我一旁听后，亦惊叹世间竟有如此善编故事之人。纯为无稽之谈，但或许亦真有其事。”玉鬢答道：“对呀，似你这般善于杜撰之人，才作此番答释；而我这愚笨之人，却深信不疑呢。”说罢推开砚台。源氏道：“只当我胡乱评议罢了。其实，亦有记述真情的。像神代以来的《日本记》等书，便详细记录着世间大事呢。”止不住又笑起来，道：“小说所载，虽非史实，却是世间真人真事。作者自己知晓体会后犹觉不足，欲告之别人，遂执笔记录，流传开来，便成小说了。欲述善，则极尽善事；欲记恶，则极尽恶事。皆真实可据，并非信笔胡造。同为小说，中国与日本有别；即便同为日本小说，古代与现代亦大相径庭。内容深浅各有所重，不可凭空妄事解论。佛经教义之中，亦有所谓方便之道。愚昧之人于此迷惑不解。其实《方等经》中，此例甚多。究其原旨，可谓大同小异，觉悟与烦恼，便犹如小说中善与恶。故世上诸事，由善来看，并非皆为子虚乌有，毫无教益。”源氏兴趣大增，极赞小说之功。继而话题一转，对似懂非懂的玉置道：“不过，小说中有天似我这等痴狂不悟之人呢？怕也没有你这佯装不懂、孤僻无情之女吧？也好，就让我来写部如此古无前例的小说流传万世把？”说毕，挨过身来。玉量默然颌首，过后才道：“此事已盛传，何须借以小说。”源氏道：“你也觉得少么？你这态度亦绝无仅有呢。”说罢，倚在壁上，神态甚为潇洒。遂即兴吟道：

“愁苦忧心觅旧事，古来未有背亲女。有悖父母，也是佛法大戒。”玉望准低头无语。源氏便伺机抚其秀发，极诉无限怨情。玉鬢终于答道：

“我亦追寻古来事，从来无见此亲心。”源氏听罢，甚觉羞愧难当，一时尴尬不已。

源氏于恋爱，可谓经验丰富，世间少有。然对其小女儿，却管教甚严，关怀备至。他告诫紫姬道：“于小女公子面前，万不可阅读色情故事。她虽年幼，不会对那故事中风情女子生趣，但倘认为无关紧要，那便会铸成大错。”此番情真意切之谈，渗透父女亲情，若被玉里听到，定然目很命薄。但紫姬以小女公子喜读为借口，常看得爱不释手。对那《拍野物语》中画卷，亦赞不绝口。见画中小姑娘若有所思地躺着，遂忆起自己幼时情形。源氏对她道：“小小年纪，已这般怀清。那我这耐心，实可作世人模范了。

紫姬道：“故事中轻薄女子，扭捏作态，一味效仿别人，甚为粗俗可笑。惟《空穗扬语》中藤原君之女，率直稳重、谨小慎微。然又过于偏颇，与男子无二，实不足取。”源氏答道：“此种女子，书上有，现世也有。自谓品性端正，异于常人。果真不懂生之乐趣么？”

如今，父母教养女儿，只愿其受世人赞誉，却压抑了烂漫无邪之天性，甚为遗憾！须知有的女子幼时旁人称赞，长大成人后，言行举止却不乏可取之处。因此万不可让那浅陋之人赞誉你的女儿。”书中描写后母虐待儿女之事甚多，教人心生厌恶，小女公子不直看。源氏便严格选择故事，令人誉写清楚，配以插图，送与小女公子。此番周全考虑，谁愿小女公子将来平安无恙。

源氏常想：“在世之日，小女公子由我照护，自是无忧无虑。若现在让兄妹二人熟识，生些感情，他日我死之后，倒亦有个照应。因此他允许夕雾去小女公子所居的南厢房，而禁止其进紫姬及侍女们居处。源氏子女不多，故也甚为关怀夕雾。加之其心地敦厚，质朴诚恳，源氏对他非常放心。小女公子时年八岁，犹喜调弄玩偶。那模样令夕雾忆起当年与云居雁玩耍的情景，遂热心帮其招玩偶的房间，心中难免沮丧。然记忆终归记忆。倘他遇到年貌相仿的女子，夕雾也偶尔与之调情，但皆逢场作戏，断不会当真！惟钟情于云居雁。如今谁愿早日升官进爵，脱掉这低贱绿袍，向云居雁求婚。原本倘他恳求不止、强欲成亲，内大臣亦可让步。然其定要内大臣自悟，向其道歉。因此只将炽热之情隐忍于心，决然不露一丝迹象。连云居雁诸兄柏木等亦觉夕雾态度冷淡。柏木右中将倾心于玉鬘，但除却小侍女见子之外，无人相帮于他，遂求助于夕雾。然两人关系，与父辈当年一样，甚为僵化。因此夕雾冷漠道：“别人之事，与我无关。”

内大臣膝下男儿不少，皆为后房众多姬妾所生。也都已按其生母身份及本人品质，赐予地位和官爵，各自称心决意。但女儿却甚少，长女弘徽殿女御入主后宫未成，次女云居雁入官也未遂，皆令内大臣惋惜不已。而对夕颜的女儿，亦念念不忘。他想：“我可爱的女儿，随那轻薄母亲古无踪迹。不知现在如何？但愿其母略解事理，勿与人言乃我之女儿。无论怎样，万望她能带女儿归来。”遂对诸公子道：“如有人自说是我之女，务必带来。当年我任情而动，犯有诸多懊悔之事。其中一出众女子，与我相好之日，生下一女。后因一念之差，离我而去，母子现不知身居何方。我家女儿本已稀罕，又失去此女，甚为憾事。”如此时常言及，当然亦有忘怀之时。但每每见别人为女儿操劳之时，内大臣便觉颇多烦恼。不胜悲伤。一日他做了一梦，便宣召一高明解梦人辨析，那人道：“大人恐有一失散多年的公子或小姐，现寄人篱下，不久将有消息。”内大臣道：“女子寄人篱下，不知吉凶如何。”此刻他又想起玉置，更觉思念不已。

第二十六章 常夏

酷暑六月，骄阳似火。一日，夕雾中将陪侍源氏于六条院东边的钓殿中纳凉。殿上诸多亲信侍候于旁，忙着调制桂川进呈的站鱼及贺茂川产的蹲鱼为午膳。内大臣家几位公子正前来造访夕雾。源氏道：“来得正是时候，我闲寂无聊，正准备打盹呢！”遂命人端上凉水泡饭，斟上美酒，特地叫来冰水解暑。席间谈笑风生，甚为热闹。虽碧空无云，赤日炎炎，然凉风徐徐，亦颇感惬意。不觉已回荡西山，鸣蝉扰耳，苦热难耐。源氏便道：“这般酷热，水亦毫无用处，我也顾不得礼节了！”遂躺下。又道：“此时，已无丝竹之兴。然而终日无所事事，亦苦闷不堪。那些宫中侍者，仍系带紧扣，真不知如何抵挡。我们于此随心所欲，倒颇自在。然多日不理世事，仿佛已为老翁，且讲些近时世事与新奇传闻吧！”但一时半晌如何找得新奇之事，众人惟默不作声，毕恭毕敬。

气氛有些沉闷，源氏便问内大臣之子养少将道：“听人传言，你父内大臣最近正悉。心教养一外边穷人之女。确如此么，”养少将答道：“是的，但亦并非尽如世人所说。只因春上家父曾做一异梦，解梦人称有子女在外。此事传出，遂有一女子来投，自称为我父之女。兄长柏木中将闻知，便去查访。真假与否，尚待核实，我亦不甚清楚。孰料世人竟当作珍闻趣事而传述。此事于我父亲亦有损美誉了。”源氏证实确有其事后，又微笑道：“你父亲子女众多，还嫌不够，去寻这么一只离群之雁，也未免过于贪心里。我家子女甚少，倒颇想此等人来投靠哩。如今那女子投靠你父，想必亦有些因缘。你父当年，甚

是风流多情，随处留香。即便一轮明月，于那污浊的水里，怎得清晰！”一向不苟言笑的夕雾，深知内大臣这女儿近江君极为一般，见父亲这般比喻，也禁不住笑了。源氏玩笑道：“夕雾啊，不如你将这落叶拾了吧。折取同根之枝，聊以慰怀，也胜过遭人拒绝、受人耻笑呢？”

原来，源氏与内大臣表面虽亲睦，却为夕雾与云居雁婚事负气已久，夕雾甚为失意。故而出道这番讥讽之言，以便少将传与内大臣，气气他。转念又想道：“内大臣为人直爽，善恶分明。若知美丽的玉望藏于我处，不知要如何恨我了。我且不露声色，待时机成熟，将玉堂突然送去。她姣好的容貌定会引起他重视并悉心教养。”其时夜风习习，凉爽宜人，众人流连忘返。源氏道：“与你们一同纳凉，真是惬意，只怕我这年岁会惹你们生厌。”说罢，往玉堂那边去了。诸人皆起身相送。

暮色渐浓，玉里房中甚为幽暗。诸侍女面目难分，惟见一律便装。源氏便对玉里道：“稍稍坐到外边些吧。”又低声道：“非少将与藤侍从随我来了。他们久慕此地，向往不已，然夕雾中将太过老实，竟毫无察觉，不曾带来。纵使寻常女子待于深闺之时，也有身份相宜的人倾慕爱恋。我家女子虽多，然慑于我之威势，不敢随意恋慕。自你来后，景况便大为改观。闲寂无聊之时，我亦常想窥探他们的用心。而今果然如我所料了。”

庭前种着许多抚子花，有源于中国的，也有产于日本的，五彩缤纷甚为谐调。庭中无乱草杂木，整洁幽静。抚子花傍着篱垣争奇斗艳，与这夕暮交相辉映，景致甚是美丽。随源氏前来的诸公子走近花旁，因不能随心折取，深感遗憾，然甚为留恋。源氏对无望说道：“这些人聪慧俊秀，各有所长。尤其那棺木右中将，俊逸稳健，气度高雅。他近来如何，有音讯么？万不可冷漠相待，令他培心。”诸公子中，夕雾中将亦甚为优秀。源氏道：“内大臣拒绝夕雾求婚，实为意外。难道源氏家不够高贵？他厌恶夕雾，难道是为保持皇族嫡亲的繁荣？”玉堂道：“那云居雁妹妹想必切盼‘亲王早光临’吧？”源氏说：“亦并非如此，他们俩并不奢求‘请来作东床，肴撰何所有’之殷勤招待。惟美梦遭破，于这两人亦未免太残忍了。倘因夕雾官位低，恐有失体面，只需佯装不知而托付于我，我自会安排妥当。”说毕一声叹息。玉望听得此话，才知源氏与内大臣并非真正亲睦，她与父亲团聚之期看来是渺不可知了，不由忧伤满怀。

是夜，月亮已隐退，院中甚为黑暗，众侍女便点起灯笼。源氏道：“灯笼距人太近甚热，不如点青火罢。便唤侍女拿来一台黄火。此处有一优美和琴，源氏遂取未拨弄，但闻弦音清越，和谐悦耳，便乘兴弹奏了一会。又问玉望道：“向来少见你弹琴，你不甚爱音乐么？若值皓月朗照的秋夜，临窗弹琴，其琴声与虫鸣交合相应，甚为新颖悦人哩。和琴构造简单，形状亦小，却声韵俱备，独有其长。将其称为和琴，看似微不足道，实则深速幽雅。这乐器，或许是为不习外国乐器的女子用于练习的吧。其弹奏技法，并无甚深奥秘诀，但欲造诣精深，亦并非易事。此技今已无人可与内大臣相比。虽同为简易清弹，然造诣高深之人弹来，兼备众乐之音，妙不可言。”玉望对和琴也略知一二，听罢此番讲解，求学之心更为迫切。遂问：“他口管弦之会，我亦可听么？乡野蛮夫中，学和琴者亦多，皆以为简单易学。岂知奏来竟这般深奥美妙。”她诚恳热忱、满脸艳羨。源氏道：“那是自然。提到和琴，似为乡野低级乐器。殊不知每逢御前演奏，掌管和琴之女官却被首先宣召。不晓外国如何，但在我国，和琴却为众乐之祖。你若能请教于和琴名手内大臣，便不难学成。但要其毫无保留传教于你，却颇不易。但凡种种技艺，造诣精深之人，断不肯轻易外传。不过你总会听到的。”说毕，又取过琴来，弹了一小段，音韵甚为和美。玉堂静耳倾听，想像内大臣那绝妙琴技，思父之心越发深切，亦更为烦恼了。

抚着和琴，源氏吟唱起催马乐：“莎草生在贯边，做个枕头软如绵。”声音温柔动人。唱到“椰君失却父母欢”时，脸上微露笑意。随即顺势清弹，果然妙不胜言。唱罢，对玉望道：“你亦弹一曲，如何？凡学技艺，须得抛却顾虑，不畏羞耻，方有所获，惟《想夫怜》曲你不宜弹。其他乐曲，须与人合奏，才易上进。”源氏如此谆谆教诲，不厌其

烦。玉望于筑紫时，曾有一自称出身京都某亲王家的妇人擅长和琴，便请其教授。但她深恐所教不得法，羞于弹奏。然又迫切想学，便希望源氏继续弹奏，无意中靠近他道：“咦！这是何风相助，令琴音如此优美！”她醉心于琴声，那神态于火光映衬之下，艳丽无比。源氏笑道：“惟你这灵秀之人，才招来沁人心脾之风呢！”将琴推向一旁。玉慧心中甚为厌恶。因传女在侧，源氏未能如先前一般调戏于她，遂转换话题道：“诸公子为何离去了？还未赏够抚子花呢！某日访内大臣亦来看看。真是时光如梭啊！二十年前一雨夜，内大臣言及体状，如临眼前。”遂略告于玉髻。不禁感叹万端，即兴吟道：“抚子娇艳新露出，探访篱根已有人。深恐他问及你母亲之事，令我难堪，故藏你于此，让你受委屈了。”玉髻甚是悲伤，亦吟道：“山畔托根等抚子，探访篇报是何人？”那神态生动，教人不胜依恋怜爱。源氏苦恋之情难耐，遂吟唱古歌：“若非来此……”以宽慰玉皇。

源氏频频探访玉望，过往甚密，深恐泄露引起非议。有时自己也觉有愧于心，只好暂作收敛。然此情终究难以忘怀，遂找出种种理由，致信玉皇。想：“与其这般繁琐，自寻烦恼，不如任情倾性，接娶过来。但如此定遭世人讥讽，于我倒咎由自取，于她却委实冤枉。我虽无限爱恋她，却断无让其与紫姬比肩之意。若列于妾胜之中，我自己倒位尊名重，于她又未免委屈了吧。若嫁于纳言之类寻常小吏，还能获得专注怜爱呢！索性将其嫁与兵部卿亲王或提黑大将吧！我亦可就此断绝念头。”然一见到玉量风姿，那念头又不由而起。近日犹借口教琴，频频亲近于她。

起初玉童因源氏言语轻优，很是厌恶。后见他不过如此，并无非礼之举，亦不再过分担心。遂习以为常，态度亦有所改变了。回答源氏之话时竟带几分亲见之相。如此姣美可爱，源氏越发难舍，不肯就此罢休。心想：“别再犹豫了，还是留下她再招个女婿吧，我亦可伺机前来，偷偷与其相见，互叙衷肠，聊慰寂怀。如今她年事尚幼，不信风情，对我心生厌恶；招婿之后，即便郎君监视森严，且人多眼杂，只要我真心爱她，也是无妨的。”这居心实甚荒唐，源氏自己亦感不安，左右为难，真是苦不堪言。二人之纠葛，堪称绝无仅有了。

话说内大臣邪内众人，对内大臣新近找回的女儿近江君甚为不屑，世人亦诽谤轻视。内大臣告已闻知。一日谈话中，非少将顺势言及太政大臣曾问他之事。内大臣笑道：“确有其事！他不也迎来一个素不相识的乡下姑娘，百般教养么？素闻他极厌长舌之人，自己倒特别留意我家之事，实乃我之荣幸呢！”兵少将道：“据说居于西厅之人，容貌甚好，求婚之人颇多，兵部卿亲王正为她苦不堪言。大家都猜测她定是个无怨美人呢。”内大臣道：“很难说吧。源氏太政大臣位尊权重，世人对其女的溢美之辞，亦不过人情所致。我看未必真如所传，否则早已众所周知了。太政大臣声名显赫、极尽富贵，生活甚为悠闲。惟子女甚少，不无遗憾。倘正妻生有女儿，悉心调教，品貌无假，倒颇为世人艳羨了。可惜不仅没有，连倒房生养也极稀少。膝下无伴，难免孤寂呵！明石小女公子，虽母亲身份微贱，然前世福缘，前途不可估量。而那乡下女子，或许并非其亲生之女呢。毕竟太政大臣生性风流，抑或有此劣径。”对玉髻这番贬斥之后，又道：“但不知太政大臣如何定度其婚事。兵部卿亲王人品优越，与太政大臣交情深厚，想必可以如愿吧！这倒是门当户对的。”此刻想到女儿云居雁，心中甚为不悦：“为何无玉量那般盛名呢？惟望世间男子亦争相爱恋她吧。那夕雾中将，人品虽不错，然必于其进爵之后方将女儿许配与他。不过，倘源氏诚恳请求倒亦不妨应允。”无奈夕雾若无其事，内大臣深有所怨。这般思量一番，便由养少将相陪，向云居雁房间漫步而去。

其时云居雁身着轻罗单衫于床上昼寝，颇有凉意。她身材娇小动人，肌肤如玉。纤手握扇，枕腕而卧，姿态甚是美妙。头发稍短，但宋瑞浓艳如云，随意散于脑后，倒也别有风味。众侍女亦都静卧于帐屏后休息，室内甚是安静。内大臣进入室内，众人皆不知晓。内大臣轻折罗扇，云居雁才稍稍醒来，睡眼惺松地望着父亲，那眼色甚为迷人。因羞涩而红

晕满颊。父亲亦觉女儿标致无比。对她道：“我时时教导你，女儿家言行举止要谨小慎微，守身如玉，怎么竟于白昼随便睡着，侍女亦不知去何处了。过于随心所欲，乃下等女子所为。而过于呆板拘谨，便又如僧人念不动明王之阳罗尼咒。若对身边至亲之人，亦态度冷淡，疏远戒备，自认高贵，实甚为粗俗，不受人爱呢。如今太政大臣欲使小女公子将来成为皇后，正悉心教养。要求她万事皆通，见闻博广，亦不无道理。然而人各有异，须因材施教，方能习得优秀品质。将来这小公子长大入宫，定会不负众望吧？”过后又道：“我本望你成为宫中女御，现在看来恐事与愿违了。但我亦决不让世人取笑予你。每逢闻得世人传言女子贤愚善恶时，便担忧你的前程。今后于那以假情假义试探份之人，暂不予理睬。我自自有安排。”父亲这番慈爱关照，令云居雁深为感动。遂忆起当年，年幼妄情，与夕雾之事引起世人非议，及惹父亲生气之情状，一时羞愧不已。祖母太君思念孙女，不免怨恨，时常来信诉说。然因内大臣已有交待，便只得作罢。

却道内大臣虽找回了近江君，并安顿于邸内北厅，心中却想：“我好糊涂！竟作此多余之举。但若送回去，又未免太过轻率，如儿戏一般。而收养家中，世人愈将嘲笑，认为我妄想教养这等不中用之人。外人言其相貌丑陋，其实远不至此。不如送于弘徽殿女御处，做个蠢宫女吧。”其时弘徽殿女御归宁在家，内大臣前往探望，笑道：“这个妹妹随你去吧。此事是我考虑不周，一时糊涂所致。吩咐你那些老年侍女教她规矩，免得别人耻笑。”女御道：“也不必担忧太多，传言未免夸张。只因柏木中将等料想她美貌绝色，便急急找来，期望太高罢了。世人这般非议，她定甚为难过。”此番应答，甚为有礼，这弘徽殿女御并非绝色女子，但神态清丽，平易可亲，气质高雅。连内大臣见了，亦暗自赞叹不已。便对她说道：“总之，是柏木因年轻而欠虑之故。”如此议论，着实委屈了近江君。

商议妥当，内大臣便赴北厅探望近江君。从高卷的帘子向下望去，但见伶俐的年轻侍女五节君，正与近江君打双六。近江君揉着手，急急叫道：“小点子，小点子！见此模样，内大臣甚为焦虑：“啊呀，这成何体统！”便举手示意随从人等止步，独自轻轻走至边门，由门缝窥探。恰纸隔扇开着，可以一览室内情状。此刻五节君亦尖声尖气叫道：“还报，还报！”不停摇骰子筒，久不肯掷出。内大臣心想：“两人模样轻佻，如此不顾女儿家气度，真不知作何感想。”近江君虽面部扁平，但相貌亦有几分秀美，尤其一头乌发，光泽鉴人。惟额角低矮，声音浮急。模样很像父亲，但却是拙劣得肖似。内大臣镜前自视，亦不得不暗叹前世孽缘。便于室外对近江君道：“此处还习惯么，有否不妥之处？我事务烦杂，未能常来看你。”近江君仍伶俐答道：“居住于此，与多年来日夜思念而不得相见相比，真是无忧无虑，心满意足得多啊！而那时就好比打双六手运不好，气死我了！”内大臣道：“是啊，我身边可供使唤之人甚少，常孤独寂寞，盼你已久，而此事也并非易事啊！如果做一侍女，倒不必计较身份，于众人中即便有些粗俗行为亦不为人注意，可以放心。但仍有顾虑：倘外人知道这女子身份，那她的不端言行必有损家人体面。寻常人家的女儿尚且如此，不寻常的自是……”话说到此，意已溢尽。但父亲这片苦心，近江君并不知晓，直杠杠地道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不计较这些，若看我太重，称我小姐，反而让我拘束。为爹爹倒使壶，我倒是情愿的。”听罢这话，内大臣忍不住笑道：“你怎能做这种活儿！若真孝敬父亲，你以后说话低声些，我就长命百岁了。”内大臣口吻带着调侃，说罢便照视着女儿。近江君又快语嚷道：“我生来就这样！妈妈生前曾告诉我，生我之时，妙法寺那快舌长老来产房念经，我便捡了他这快舌头。妈妈亦甚为焦虑呢，我这毛病是得改了。”内大臣原本也有些忧虑，如此一番话，可见她确有诚挚孝心，便说道：“身为长老，却进产房念经，足见并非好人。他这毛病，正是前世造孽，遭报应得来。如同哑巴与口吃，是毁谤大乘经典所受的报应。”

与近江君一番话，使得内大臣犹豫起来，不好将她送交弘徽殿女御。他想：“女御为亲生之女，然品貌高贵，世人倾慕。送去这样一人，实在唐突。她定会等我：‘父亲究竟为何

贸然接来如此怪人？且女御身边众侍女，亦必将其怪相四处传开。”遂对近江君道：“这几天女御正好归宁在家，你何不常去探望，领受她高贵气质。你虽身份寻常，但只要多多交往高贵之人，虚心学习，自然也能成高雅之人。”近江君说：“真能这样，这可高兴死了！多年以来，我想尽种种办法，日思夜盼，总想大家承认我。如今爹爹允许我亲近这位大姐，即便叫我替她汲水，我也乐意。”她甚是得意，说话竟快如鸟哈。内大臣顿觉已无药可救。遂对她说道：“你不必亲自汲水或拾薪，亦可去见她。惟望你离那老和尚远些吧。”这讽喻颇为幽默，但近江君全然不懂。当朝公卿重臣中，内大臣仪表堂堂，光彩逼人，凡夫俗子不敢仰望。但这近江君甚为愚顽，口无遮拦。她接着问：“我何时可探望大姐呢？内大臣眉头微蹙，答道：“理当择个吉日的。但不择也罢，何必大肆声张呢？若是想去，即日亦可。”说完便起身而去。

途中，内大臣昂首在前，四五位大官员毕恭毕敬尾随其后，衬得他的一举一动都威风无比。近江君目送内大臣一行远去，回头对五节君嚷道：“啊呀呀，我有如此威风的父亲，却落魄在穷乡僻壤的小户人家……”

“五节君道：“高贵过甚，教人畏惧。我倒觉得若你父亲身份普通些，懂得怜爱你，反而更亲切呢！”如此想法，倒也有些古怪。近江君便骂道：“你怎么又胆敢与我这高贵之人捣蛋了？往后不许对嘴对舌！”那口没遮拦，任性不拘的娇嗔之相，倒自有几分可爱。只是长居于僻野蛮夫中，不懂言语之道罢了。却道这言语，亦是有讲究的：“即便平常讲话，也须轻缓适度，娓娓道来，方可让人感觉舒畅悦耳。吟唱趣味不浓的诗歌，只要声调适中，婉转缭绕，首尾之句缠绵悱恻些，即便不能深解诗歌意义之人，听来亦趣味盎然。但近江君并不懂此理，即便其话含义深造，她听来也寡然无味，推闻生硬浮躁之声而且。其乳母又为浅陋村妇，性情蛮横，言行粗俗。近江君耳濡目染，自然品性低劣了。但也并非一天长处：她能将本末不称的三十一字短歌脱口凑成。

内大臣去后，近江君便对五节君道：“爹爹叫我去拜访大姐。她是皇上身边的女御，身份高贵。我若件逆不去，她定会怪罪于我。爹爹即使将我视作举世无二，但若女御等鄙视于我，我在这府内如何立足？”由此知内大臣对她并非关心备至。于是近江君命侍女送一信与女御。其中写道：“相隔甚近，‘仅一疏篱’，‘似形随影’，而至今未得拜访，莫非有谁设勿来关’乎？甚为遗憾。虽未拜见尊颜，却正如‘不识武藏野，闻名亦可爱’，你我恰似同根之紫草。此比拟，能勿冒读乎？诚惶诚恐，诚惶诚恐。字间点子甚长。背面又道：“诚然，当今夜趋前叩晤，亦所谓‘越憎爱越深’乎？怪哉，怪哉，思慕之情，‘犹似川底涸，地下有泉通’也。”上方又题一诗：

“常陆海中芳草生，亦恐在伊香加崎。田于浦里浮萍身，追随芳影始拜见！”我心并非‘漫然似水波’。”

纵观全信：折皱青色之纸，飞舞潦草之字，稀疏无度，东倒西歪。道是草书，实为自创。尤其‘1’字极长，像条蜿蜒的蚯蚓，虚张声势。近江君含笑欣赏一番，煞是得意。倒也懂得女子书简格式，信纸卷得细小，系上一枝抚子花，派一新来打扫厕所的女童送去。此女童虽伶俐俊俏，却亦不甚懂礼节，径至弘徽殿女御膳室中，对诸侍女道：“请将此信呈送女御。”杂役情女认得她是北厅那边的侍童，便收了信。再由一名叫大辅君的侍女，解下花枝呈与女御阅读。女御看罢，微笑着搁下。贴身侍女中纳言从旁窥看，说道：“这信时尚得很呢。”想再细看。女御道：“这种体式的草书首次见到，颇难看懂。诗亦本本不称，略知大概罢了。”将信递与中纳言，说道：“你即刻替我回信吧，也要如此大楼大样，免得被人鄙为下品。”众侍女挤在一旁议论纷纷，低声窃笑。其时女童健索回信了。中纳言告女御道：“此信堆砌诸多典故，广博诗句，小女不才，恐难写出与之烟美的回信。叫人代笔又显失礼，就回诗一首吧！”遂模仿女御笔迹写道：“相处甚近，而一向疏远，实为恨事。”

常陆骏河源海浪，须磨浦上得相逢。但盼芳迹早日至，箱崎松亦此间笼。”亦特意模仿来诗。读给女御听了，女御道：“啊呀，如何使得？若她真以为是我所作，岂不讥诮这拙劣的诗行？”中纳言答道：“无妨，此诗自有人叫绝。”于是把信封好，交与女童。果然近江君看华回信，说道：“此诗何等风趣！原来她在等待我呢。”遂拿来浓烈的衣香，将衣服熏了又熏，重新梳理头发，又用胭脂将脸涂得鲜红。如此妆份，倒也华丽娇憨。然与女御会面时，不定会生出多少笑话哩。

第二十七章 篝火

内大臣家这位新来的小姐，很快成为京都世人的话柄，种种讥评谣传，闹得满城风雨。源氏闻知，说道：“不管别人如何评说，只要是找出这么个素不相识的深闺女子当千金小姐看待，一不称心，便逢人诉苦，故谣传四起；如此作风，内大臣怎能作得出？此人专在细小的事情上过分要求，以显示其精明；又加上他考虑问题总不周全，未曾调查清楚便作出贸然之举。稍不如意，便闹得不成体统。”他同情那近江君。玉是听了此话，想道：“我幸好未去投靠父亲。虽说是亲生父亲，但久未相处，不知其禀性如何，忽然前去亲近，怕要受辱呢。”于是暗自庆幸。右近也大为赞同。源氏虽然心底对玉望的恋情越来越炽，但仍很强忍着，只能在表面上关心她、怜爱她。玉鬢也就渐渐亲信他了。初五六日的月亮早已西沉。天空昏暗，风瑟瑟地摇响荻花。这一切皆暗含着一种秋意。夏尽秋来，凉风乍起，他想起了古歌“吹来我夫衣……”之句，目睹秋风落叶，一派萧条，凄清冷落之感顿生。连日来只得频频探视玉望，终日与之抚琴作伴。源氏与玉望枕着和琴，齐首并卧。源氏喟然而叹：“加此并卧，竟然无任情而动的非礼行为，世间还有谁能办到呢？”夜已很深了，因担心侍女看见，便起身准备回去。庭前已经熄灭了几处黄火，源氏便唤随从右近大夫点火。湖边的卫矛树亭亭如盖，送来一阵阵恰人的凉风；虽疏疏朗朗地点着松明，但离窗较远，热气不能入室。火光反倒显得凉爽，映在玉皇身上，姿态婀娜，艳丽动人。源氏轻轻抚摩这瀑布般的秀发，光洁如玉，柔顺幽香。玉置小鸟依人般温顺可爱，源氏委实不愿离去，故意说道：“这黄火应该有人添加才是。如此无月之夜，倘连火光也熄灭了，孤独无聊，真是害怕。”便赋诗赠与玉皇：“情焚中胸似案大，浓烟盛焰不减灭。倒是何时可消呢？虽然不是‘夏夜蚊香蕉，胸底清思不断烧’，但那是何等难忍的痛苦啊！”玉量觉得有非份之意，于是答诗道：

“君心若如等火焚，烟飘长空永不返以免外人怪异。”源氏见他面色不悦，说道：“如此看来，我该走了。”便出得门外。此刻东院花散里有箏笛合奏之妙音传来，笛声悠扬悦耳动听。原来这是夕雾中将正与几位形影不离的游伴在奏乐。源氏说道：“大概是柏木头中将吹笛吧？吹得真是不错！”他又不舍离去。便叫人前去转告夕雾：“我这里黄火清风，很留人的。”不一会儿，夕雾同柏木头中将及并少将三人翩然而至。源氏说道：“秋风送来你们美妙的笛声，倒勾起我满腔愁绪了。”遂取过琴来，小弄一段，也甚是动听。夕雾以笛吹出的南吕调音乐尤为优美。柏木因念着玉望，迟迟未能启口。源氏着急了，催他快唱。柏木的弟弟养少将便奏乐低吟，其音与金钟儿的鸣声酷似。源氏也和着琴声唱了两遍，便让琴与柏木。最为动人的是柏木弹的爪音，华丽而不失幽雅，技法不亚于其父内大臣。

源氏无限伤感地对三人说道：“隔帘怕有知音人。如此秋夜，举酒浇愁只怕容易醉啊！我这入秋之人，醉后难免触景生情，垂泪以对，心中之言恐脱口而出。”玉望生怕他说出什么尴尬的话来。棺木和非少将与他有兄妹情份，因此格外亲近，便在帝内向他俩窥望，仁兄弟俩却并不曾知晓。特别是柏木，他正一心思恋着这帝内之人，心中情思如火燃烧。人前尚难自禁，哪有心思弹琴呢？